

經部

讀左日鈔卷七

吴江朱鶴齡撰

十七年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

王應麟曰左氏載子罕分謗之事檀弓亦稱之葢賢大夫也戰國策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韓非乃云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

宋君見劫李斯亦云然攷左傳與宋世家並無劫君之說則非斯所云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為子罕未詳

苴絰帶杖

疏喪服云苴絰杖絞帶此傳帶不言絞當即絞帶絞帶弓繩帶也

唯卿為大夫

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注上大夫曰卿也　家語曾

子問此事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已是而較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林注言諸侯之制降天子一等故惟卿得用大夫之禮已乃大夫也視士故不當用大夫之禮邰寶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衰饘粥自天子達令以卿大夫有異禮何居斯葢起于周之衰也衛幕布魯幕綃魯衛之所謂禮也晏子不斥時失禮而曰惟卿為大夫此巽辭以辟咎也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注防有門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趙汸曰此言齊人守平陰之防于書圍齊何與後十二月門其三門焚其四郭乃圍齊之事爾杜注非

不能戰莫如守險

孫武子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堯梅臣曰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其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弗從也曹公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于人

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按魯莒在齊東兵自東道入齊則腹背受敵此詭言以疑齊人也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斾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斾先輿曳柴而從之

司馬法凡陳行惟疏劉寅曰凡布陳行列欲疏疏則便擊戰　偽以衣服為人形建斾先驅又使衆人曳柴在車後揚塵皆張吾之勢以示有餘兵法所謂疑

也　魏禧曰善用兵者能使戰不戰之權在我而不在敵是故我欲戰敵不欲戰而能使之戰者城濮之役是也我不欲戰敵欲戰而能使之不戰者平陰之役是也何以知平陰之不欲戰也楚子伐隋伯比請毀軍納少師晉得秦諜必殺之絳市令晉將戰而先洩魯莒之謀故示兵車之衆吾以知晉之不欲戰也其不欲戰者何齊地大兵強耑務力以勝之未必可勝況靈公叛晉伐魯好勇而輕此可以詐謀虛聲撼

也夫攻人者攻其所必救破人者必破其所恃魯莒自東而入既脅以必救之勢而齊靈所恃者兵之衆吾即以衆懾之于是齊師果遁晉人乘勢攻略不敢發一矢相向向使晉急于一戰戰未必得志即勝未必若此甚也葢兵無定勢而謀無必行顧其敵何如耳雖然使齊靈從夙沙衛守險之言固軍高壘以老諸侯之卒役久食匱必懈而還師吾奮銳以邀擊之晉其能果不敗乎嗚呼此又用謀之難也　愚按平

陰之師與寧戰憤兵不同荀偃本無戰情特因梗陽巫言欲有事東方以免死故純用虛聲恐喝齊靈輕率自脫歸爾

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

傅遜曰前衛以防門不足為險則其所謂險者必是形勝要害之地此戰敗而奔乃連大車以塞隧豈所謂險乎隧與防門皆在平陰之境皆非險也注應删

皆衿甲面縛其鴆反

陸粲曰衿結也通作紟言皆不解甲反縛之惟露其面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疏律呂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風調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涼兌風閶闔八方風別先有音曲師曠以律呂歌之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虔以為卯酉以北律呂為北風以南為南風非杜義

也　周禮疏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服虔注北風無射夾鐘以北南風姑洗南吕以南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羅泌曰以聲召氣以律定歷取八方之全聲而寓之八方之全器於以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而敵情之勝負悉未來而知之同聲相應物之情也是故殺氣并而音尚宫武王推紂之必敗見事周禮注南風委而死聲至師曠必楚之無功　張獻翼

曰古者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葢古人出師必吹律律和則知士卒同心猶軍中風角鳥占周禮注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強角則軍擾多變宮則軍和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

天道多在西北

䟽歲星右行於天一歲行一次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距此十一年卻而數之此年在豕韋豕韋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其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十九年諸子仲子戎子

傳謚曰管子中婦諸子注云諸子內官之號又哀九年傳諸子鬻姒與此同杜云諸妾姓子者解此猶可于他處難通

殖綽工僂力侯反　會夜縋納師

殖綽齊勇士也見十八年　因髙唐無備潛會城上夜從城上懸繩以納齊師

二十年言不與民同欲也

趙汸曰傳序公子燮事若能諒其心者猶以不同民欲罪之則以書國討為必有罪也凡傳序事實而斷義非往往類此

賦棠棣之七章以卒

卒卒章自七章以至于八章也古人分章與今同

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陸粲曰嗟乎甯殖之愚也生而逐其君死欲其子掩之喜也又用其亂命卒以墜九世之卿族非不幸矣

為喜之道柰何承父命知其不可則曷稽首而辭曰為故君賊新君非義也主之出君一過多矣又求益之諸侯之策不可改也將以掩之祗益彰焉夫忠而不貳臣之職也事是君矣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若用主之命廢臣之職獲罪於兩君將朝夕從主主祀無乃殄乎抑甯氏之先人實不血食而主之餒於何有如是而其父不聽則亦斷以大義若魏顆之嫁妾屈建之去芰者其可也矧喜之事尤有大於二子者

耶

二十一年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疏公姑姊杜云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宋逃歸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于時成公已三十三四矣計至襄公二十一年成公若在年已七十餘何得有姊堪嫁而妻之杜說不誤　愚按列女傳

梁有節姑妹謂父之妹則此姑姊是父之姊也果為成公姊必無堪嫁之理邵文莊云或魯之宗女于成公為妹者故藏武仲云以姬氏妻之稱姊尊之也此亦一說

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凌稚隆曰以臣叛君竊其邑而奔他國有國者所共惡魯既不能絕之以大義又妻之以姬氏春秋大書于策深罪魯也而左氏曰重地失經義矣

莊公為勇爵

陸粲曰爵飲酒器設此以觴勇士因名勇爵杜氏注云爵位非也

令倍其賦

注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疏鄭玄說周禮賞地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于臣然則諸侯之臣受采邑者亦當三分其一而歸于公此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

見于嘗酎與執燔焉

傳遜曰漢紀云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因八月嘗酎令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此云見于嘗酎與執膰焉知古有嘗酎祭之禮而漢因之

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注四時祀以羊三年盛祭以羊豕疏少牢饋食禮諸侯大夫時祭之禮也時祭用少牢今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以少牢大夫無禘祫而云殷

三年祭者記言大夫有善于君祫及五世是也

二十二年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程氏曰使子南無罪棄疾當告于其君而逃之如有罪而君殺之不可云棄父事讐也舜殛伯鯀禹不為之臣乎　陸粲曰論者謂棄疾處臣子之不幸其死有足矜者信乎曰否夫孝子之心見微知著子南之不善通國患之棄疾不察耶萌芽之時從容諷諭能致其悛改上也及聞王將見討不敢洩命重刑則亦

流涕沫血力言於父以内外怨疾危若朝露使釋位逃遠托異國可也否則泥首銜劔自拘司敗而兾王之見哀焉庶幾禍有豸乎其或父不見聽則以死繼之萬一能感父東而紓王怒若史鰌之屍諫者亦不為徒棄其生矣既依違隱忍以陷親于大僇然後死之死有益乎且曰弗忍事讐不知君之不可讐也始禍其父而終懟其君自經溝瀆忠孝兩隳吾無所取焉爾曰前此雍姬之事亦猶棄疾也君子論之則何

如曰雍姬之悖義也始由其母母之言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非也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未始可以偏重也夫有殺父之謀而婦與聞之則當諫反覆之而不從則大義絶而父為重矣於是告於父而自殺焉以明吾志可也雍姬如此則何至于漏言以殺夫而恬然安之哉雖然遭變事而能權自春秋時賢卿大夫未足語此若棄疾雍姬者又何尤焉

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

郤寶曰子展處奪妻者善矣然殺人而輙復其所可乎鄭而有政也施生戮死必有如叔向之為說者

愚謂子展儉而壹鄭之良臣也必深知子太叔之才可以庇鄭故因游販有罪廢其子良而立之蓋良立則亡妻者乃其父之讐也嗣卿而遇父之讐必有執兵報復之事立弟則可以義裁情而仇隙不作此安游氏也亦所以安鄭也至于專殺不討非廢法也彼其人力能殺游販于邑奪妻以歸無一禦者豈淺謀

寡黨之人所能爲哉急以治之則生亂于內亂生于
內則必啟隣敵之心不得已而姑復其所又使游氏
勿怨若爲游氏掩其親之惡者此以安鄭也亦所以
安子太叔也葢鄭之國小而世族怙亂不得不隱忍
屈法以安之此等作用與子産絶相類

二十三年禮爲隣國闕

注諸侯絶期故以隣國責之疏杞孝公晉平公之舅
也禮爲舅服緦麻三月緦服既輕其恩不過隣國故

傳言禮為隣國闕也　邵寶曰諸侯禮絶期喪不曰母有憂戚而已可以樂乎母喪不樂禮也為隣國闕亦禮也　愚謂禮為隣國闕如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之類言禮尚有為隣國闕者而况母之憂戚乎如此說方明

納諸曲沃

注欒盈邑也　傳遜曰杜云欒盈邑也曲沃晉宗廟所在豈以為其臣食邑葢晉卿分掌公邑曲沃屬欒

氏猶絳為公邑以屬趙武耳使果欒氏邑何欒氏出奔而邑宰胥午猶不易乎且欒氏邑本今真定府欒城縣非曲沃也　按欒盈乃晉靖侯孫欒賓之後故得為公族大夫而所掌之邑在曲沃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事雖不集而死我實不為天所祐非子之咎也杜氏解太紆曲

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

注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疏十三年傳云荀罃卒十四年傳云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為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沈氏云後人轉寫誤

王䘵使宣子墨縗冒經

疏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縗牡麻絰冒

經者以經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爲杞夫人孝
服
奉公以如固宮
晉語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牢
固謂之固宮
欒氏退攝車從之
按説文攝持引也士鞅用斂時必下車接戰令欒氏
敗走故引車以追之杜注非

申鮮虞之傅摯為右

注傅摯申鮮虞之子　因傅摯而及其父申鮮虞此與成十六年潘尫之黨同一句法

陳文子見崔武子

注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按世家須無為完曾孫度其年世曾孫為是

入孟門

孟門山與龍門相對一統志在平陽吉州西七十里

趙勝帥東陽之師

注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疏東陽地所包甚

廣蓋太行山以東也昭二十二年傳荀吳略東陽遂

襲鼓滅之

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趙汸曰魯語平丘之會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晉欒

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

寧處使叔孫豹帥斂賦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邯鄲

勝擊齊之左犄止晏萊焉齊師退而敢還今按邯鄲勝即趙勝晏萊即晏氂也魯師次于雍榆盖有晉命傳偶不能詳耳

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

臧紇以知稱乃為人任廢適立庶之事違禮拂經美疢藥石之喻後雖痛悔何益哉

公鉏奉羯立于戶側

疏喪大禮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此立于戶側在

室之東西面南也記云坐此云立者以季孫來故立

爾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疏治病藥分用石見本草韻會服䖍云石砭石也說文砭以石刺病東山經髙氏之山多針石季世無復

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臧孫使正夫助之

注正夫隧正疏役夫是遂正所主遂正當屬司徒臧

氏為司寇而借之于臧氏者葢當時臧氏兼掌之
臧孫如防使來告曰
穆文熙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為亂而甲從則疑于
為亂納龜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涉于要君其人
葢持論有餘而守道不足動而見尤乃其自取知云
乎哉
下妾不得與郊弔
檀弓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于路畫宮而受弔

焉曾子曰簀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禮也

二十四年在商為豕韋氏

鄭語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為商伯是商之初豕韋國君為彭姓史記索隱按系本豕韋防姓

在周為唐杜氏

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傅遜曰杜注殷末

豕韋下云云此用國語韋昭注也劉炫按昭二十九年傳云夏后賜劉累氏曰御龍昭元年傳云遷實沈于大夏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云唐人若劉累等累遷魯縣括地志汝州魯山本漢魯陽縣也古魯縣此在大夏是居唐者非御龍之裔矣安得云豕韋國唐也又傳言服事夏商則非殷末矣其曰滅唐遷杜何所據而知之炫又引賈逵說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非滅唐乃封杜也陸子餘因謂二國同源異派居大

夏為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魯縣後奔晉者杜也今合為一謬矣愚讀前後傳文自相背戾此云在夏為御龍在商為豕韋則御龍在豕韋之前昭二十九年云夏后賜劉累氏為御龍以更豕韋之後則豕韋又在御龍之前矣故杜于其下注云累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此明以二傳附會強合之也昭元年傳注云累遷魯縣此在大夏此葢因二十九年傳云懼而遷于魯縣因之服事

夏商遂以為此在大夏正義謂此指其子孫或同族而言強附尤甚杜所云殷末豕韋國唐成王滅唐遷之于杜者亦以昭元年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國語杜伯射宣王于鄗是周有杜伯故遂以為成王滅唐而遷之于杜也劉炫譏其無據信矣賈逵謂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亦不知何據竊謂唐既堯後武王所封非有大罪成王何遂滅之後近楚有唐侯或成王遷之于江漢而以其地封叔虞耳傳謂滅唐亦

未必可信又蔡墨云遷魯縣范氏其後也而晉語呰
祏又云隰叔子違國難于晉注云隰叔杜伯子則又
與蔡墨之説異矣陸所云初居魯縣後奔晉者亦豈
其然耶

晉主夏盟爲范氏

氏族考范氏堯之裔也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
生子輿子輿即士蔿也隰叔官士師故爲士氏其子
孫食邑于隨及范故傳有隨氏范氏凡三族

象有齒以焚其身

注焚斃也疏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為生齒牙僵

仆其身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

陸粲曰崔杼之弒君也陳文子蓋嘗出奔雖左氏不

言然論語記之矣當莊公伐晉杼有不臣之言文子

實與聞之見二十三年至是又知齊將有寇而進無讜言

以匡君過退無石畫以折姦萌徒低回竊語焉爾比

難作則委而去之春秋士大夫自謂謀多類此國家何賴焉彼其初捐十乘之馬終守百車之木見二十八年特踽踽自好者惡足稱於君子之門哉

皆踞轉而鼓琴

注轉衣裝也　傳遜曰轉字從車與衣裝何與疑是軫字之訛詩小戎俴收注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横木收歛所載者踞之可以鼓琴衣裝何可踞之而鼓琴乎且下云取冑于櫜而冑則櫜固為衣裝矣學者

毋泥成說　愚按櫜弓衣也又樂記包以虎皮名曰建櫜鄭玄曰兵甲之衣曰櫜傳說有據可從

齊人城郟

注郟王城也穀洛鬬毀王宫　按穀洛二水鬬事見國語靈王二十二年計靈王以襄二年即位往年為二十二年時二水毀壞其城故齊人今為王城之

二十五年姜入于室

鍾惺曰棠姜之亂齊與夏姬之亡陳也事同而情異

陳以君臣宣淫而發憤于徵舒至賊其君而喪其國
齊則崔杼實以棠姜啗公欲弑之以說于晉觀此役
一入室一出戶情景杼之逆謀姜具知之且共之矣
東郭偃猶以辨姓為諫愚

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陸粲曰從晏子之道則食焉而弗與其難雖死與亡
皆其所不屑矣抑君子所謂死亡者異於是死則為
洩冶亡則為子哀斯二者嬰將何居焉乃至睹其君

之見弑則徐徐哭踊若將以是為禮者又其言曰人有君而人弑之然則凡在官者殺無赦此言非歟州吁弑君自立石碏既老猶告於陳以誅之陳恒弑簡公仲尼在魯三日齊而請討之嬰也苟知此義則何死與亡足言之有王棋曰左氏所載晏子之言多非其實夫臣死君難無容議者間有不必死而無害于義則以所居之時與位而權之若晏子者位非正卿既無當國之責又無討賊之權莊公雖殞宗社猶存

以分實無必死之理然而聞難不避入哭君尸其凜
然之義猶足寒亂賊之膽故崔杼雖忌而不敢殺而
時之鄙夫因晏子不死遂從而附益其說夫人君遇
篡弑者豈皆為社稷而為之臣者孰肯甘以私昵自
處耶若是則弑君而及其大夫者非一人矣宋之殤
公閔公晉之奚齊卓子皆非為社稷死而孔父仇牧
荀息皆非三公之私昵春秋何以大書而深予之耶
且死必其私昵則肯死君難者少矣君不為社稷死

則曰誰敢任之若是則背君忘義孰不藉口以求自免乎吾故曰此非晏子之言鄙夫附益之言也

四翣所甲反

檀弓周人墻置翣禮器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疏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為翣則翣是扇之類也

男女以班

疏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謂男女分别示晉以恐懼服罪也

皆有賂

注皆以男女為賂　按劉炫云以貨財賂之勝杜

趙汸曰傳見晉失盟主之義夫討弑君之賊而杜氏

謂齊有喪師自宜退諸侯其無討賊者矣

子美入數俘而出

注子美子產也　邵寶曰子產之才大可以霸然無

圖霸之心者鄭當晉楚之衝知其力之不足也齊有

太公之賜履晉有文侯之彤弓薔其所傳者舊矣故

桓文修之

以備三恪

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疏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黄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郊特牲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玄以杞宋為二王之後薊祝陳為三恪盖二代之後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王者之深也帝

在二代之前其禮轉降封其後示敬而已故曰恪此
注通二代言之與鄭義不合　趙汸曰二代以王者
之後各自用其禮樂不但示敬而已故不得言恪則
三恪當從鄭氏通薊祝陳數之為是
趙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
王樵曰子產對晉之辭皆強為文飾恐傳者附會之
過也陳侯鮀卒五父殺太子免而代其位鄭莊公奉
而立之是助篡賊也其可以為功乎征伐出于天子

而以惟罪所在各致其辟爲先王之命是無王也大國之地數圻信非侵小不至然皆欲效之可乎鄭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令以將事于晉是王晉也乃云不敢廢王命不亦重誣乎左氏謂士莊伯不能詰非不能詰也是時晉政偷矣志于和合南北以苟無事非復昔者同外楚之心故于鄭之伐陳亦聽其所爲而已趙文子以爲辭順豈其然哉

表淳圅

注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或曰淳鹵地宜鹽者可資國用故表異之

數疆潦

注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疏賈逵以彊為疆隳磽确之地隳堅也按依此當讀彊為強疆隳見周禮地官砂礫之田也

牧隰皋

注隰皋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疏周禮鄭注云隰皋

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也

成而不結

注不固結也　陳傅良曰傳言齊楚固相交秦晉盟而不結是以宋之役諸夏始判遂成南北之勢　注此傳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二十六年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陸粲曰伯玉始聞孫甯逐君之謀不對而去之矣至

是謀再及焉而亦如之夫服冕乘軒以事兩君比其亡與死也皆弗與知亂則逃之安則反國人臣而若此末之難矣雖然伯玉孔子所嚴事也吾未之敢非意者晚雖居衛而不仕於剽若子臧叔肸之為者衛人以為國老大事訪焉故得去就自如而弗踐其難茲孔子之所賢耶

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

愚謂思及父命亦自難已若喜者銜父命于終身伺

間而發可也弑一君而立一君則犯不韙之誅矣

殺子叔及太子角

注子叔衛侯剽疏剽是穆公孫黑背之子于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傳曰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言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

專禄以周旋戮也

程氏曰此義施之常人則可林父出君而君入畏誅

而叛豈特專禄哉

先八邑

注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疏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故杜以八邑為三十二井

趙武不書尊公也

傳以趙武會公侯故貶書人以尊魯公胡氏辨其非是見集説

國子賦轡之柔矣

注逸詩見周書按逸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叶必幽反取與不疑叶疑尤反見汲冢周書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

疏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

駟公子騑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

左師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

按宋平公信伊戾之譖殺其世子其愚暗殘忍不必言矣向戌先媚夫人文致世子罪使佐過期以死又脅夫人而受其饋何以稱賢于列國哉

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孫武子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吳子戰法晝以旌旗旛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

欒范易行以誘之

注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疏簡易行陣少其兵備示弱以誘之也賈逵鄭衆皆讀變易之易楚語說此事云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昭注中下中軍之上下歆猶貪

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誑楚是韋昭已讀簡易之易故杜從之也陸粲曰今按國語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韋注鄭司農以為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時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如此則易讀如字而簡易之意已在其中於義為勝

四萃于其王族

注四萃四面集攻之疏楚語作三萃以攻其王族韋昭云晉有四軍言三萃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

三集以攻之韋蓋因彼為三字故説之使通二文不同必有一誤

則苗賁皇之為也

疏此與楚語俱述聲子之言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為之楚語云雍子為之二文不同劉炫以為國語非丘明所作為有此類

子木懼言諸王

陳傳良曰隨會在秦而六卿謀椒子在晉而子木懼

此晉楚所以代興也于傳聲子之辭知戰國策士之漸

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

注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疏劉炫曰知時事四時貢職者大行人云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注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疏廩丘

地在東郡是衛之邦域烏餘齊大夫得以廩丘奔晉者葢齊人往前取得衛邑以賜烏餘如鄭公孫之得州宋樂大心之有原也

二十七年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託于木門

馮時可曰子鮮負羈紲從君于外十二年矣君既定而自甘于木門之託其愛信也甚於愛祿誠足矜已雖然獻公之無信奚必背喜而後知之乎以喜之不臣也將任其弑主任其專國而亦曰以全吾信乎政

由甯氏祭則寡人非所以約也君者政之岀也失政而又何君之有一諾之輕後遂至於不可復而又必欲復之以成其信難矣哉

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注稅即緦也喪服緦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疏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緦喪服之文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是非五服之常也既葬除之是本無月數也　陸粲曰禮衰麻已

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追服謂之稅服此疏引服虔說也杜以稅為總非是傳遜曰疏原杜意以為兄弟之服當齊衰期稅乃服之輕者何得云如稅故以稅作總謂是聲相近而字改易耳不知諸侯絶期無為兄弟追服之禮令公獨服此服故曰如稅于義本通且稅為追服當隨本服之輕重何云服之輕乎今改作總牽強甚矣汪琬曰疑稅即小功不稅之稅又禮雜記士襲有稅衣獻公所服雖不能明必非總衰可

知

唯卿備百邑

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疏卿大夫之邑邑有百乘是百乘為采邑之極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疏使舉謂使弟子記録之也　王應麟曰服虔云後世謂之孔子聘辭不知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亦不必然也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王樵曰自鄢陵之後鄭叛吳興楚少懦矣而悼公既歿晉亦不能服諸侯時兩國皆厭兵故向戌得迎合其意為宋之盟雖然弭兵可也晉楚之從交相見則中國之大勢盡失故楚人此請其關係甚大使趙武能應之曰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謂同方岳之邦也越千里而相朝非天子誰敢當之雖先君文公及齊桓公皆未有也二三友邦咸有封疆之守社稷之事

使麇其常守闕其時事敝于道路以為君憂亦君之所恤也君聞諸侯之苦于兵革而欲安靖之固大惠也終君之惠莫若晉楚之從各即其守敝邑獲繼先君之好以事君二三大夫固將朝夕于君庭也其又奚必于諸侯以是拒之楚必無辭而退惜乎趙武不能乃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而楚子遂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斯言出而中國之大勢遂去齊桓晉文數十年攘夷匡夏之

烈盡舉而棄之趙武之為也　愚按方麓此論甚善但當時諸侯其旅見于晉久矣今不許楚楚其能終已乎況楚氛甚惡又欲駕晉而上之乎黄池之會吳晉爭歃趙鞅責以介圭之命命曰吳伯不曰吳王吳無辭以對也為趙武者當曰周室雖衰猶守府也我先君文公躬率諸侯以朝王遂為盟主固有令典矣楚若能貶其王號諸侯之旅見者率之以朝于京師敢不許諾如此或可以塞子木之請乎

單斃其死

陸粲曰單斃其死此句難通據孔疏所解則其當作以單盡也言匹夫不信猶不可立于世盡斃踣以死也

食言者不病

注不病者單斃于死　按此解亦難通不病言不能為人病病害也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

郤賓曰因宋以守謂入宋城也病楚攻而病也夫猶言人人也夫能致死言人人能致死晉人以諸國同心故力倍于楚也

曰弭兵以名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王棋曰楚誠欲刼盟豈先使晉知之盖形我而使我懼則可以獲所求爾是以欲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許之爭長則讓之一一不較趙武叔向如嬰兒寄玩于人之股掌乃曰弭兵以名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

多矣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此虚為大語耳觀孔子相夾谷之會可以得制事待人之法趙武信楚而以藩為軍設楚乘其無備雖左還入于宋不亦晚乎唐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即其事也彼不在堅城之下乎

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劉敞曰蔡沈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大夫出竟有可以重社稷者猶曰專之今命

出季氏而曰不可違非也　按豹不書族當從公羊

一事再見之例辨見集說

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主備辦盟具謂執牛耳此叔向之權辭

書先晉晉有信也

注盇孔子追正之　趙汸曰周制會以班爵為重歃

血則先同姓說見定四年是盟與會序次本異今屈

建所爭者歃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

晉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則當時人情可見況宋之盟諸侯雖曰兩屬終未嘗以事晉者事楚楚雖駕晉先歃魯史豈遽以楚先晉晉有信也已失之不詳杜云孔子追正之亦非傳意

崔明夜辟之大墓

辟疑當作避逃之大墓以避難也或曰開先人之冢以藏杼尸

嬰復命于崔子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

愚謂崔成崔彊發難以禍崔氏者也成彊既殺東郭姜何以遽縊乎其時盧蒲嫳師師攻崔氏實慶封使之助杼也杼歸而何以亦遽縊乎盍盧蒲嫳者慶氏之私人也其言曰彼君之讐也天或將棄彼矣又曰崔之薄慶之厚也嫳何知有君讐當報哉崔敗則慶專權利故可以効力于慶者無不為名雖助杼實以隳其家杼見家破而孤立禍必及身遂憤然自縊焉觀崔明來奔而慶封遂當國當時情狀可識矣吾以

為此其中有天焉崔杼之惡逆已極故天生明以啟成彊之釁而假手慶封之黨以斃之不然何杼之彊舉國莫敢問而盧蒲嫳殪之若除狐兎也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歴過也再失閏矣

釋例云魯之司歴漸失其閏至此始覺有謬遂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建酉後閏建戌　劉敞曰頓置兩閏眩聽駭俗非人情也周密曰杜長歴置閏疎密不齊如此年則一歳兩閏然前此二十一年二十四

年二十六年皆有閏矣何縁至此失閏之再而獨置兩閏乎此其立法殆不可曉趙汸曰傳言司歴過也葢指王朝歴官猶桓十七年傳云官失之耳杜以為魯之司歴此實承劉歆之誤劉説見漢志　愚謂長歴既可疑則經書十二月未必為誤

二十八年歳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注歳歳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此年歳星在星紀明年當在玄枵今淫行失次時

畱無氷也陰不勝陽地氣發洩疏歳星自淫行時自
温煖其温不由歳星梓慎以其年有二事故總言其
占耳

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

注蛇玄武之宿龍歳星歳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
虚危下為蛇所乘歳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星為宋
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疏歳星天之貴神福
德之星今被乘勢屈是不能祐其本國之象故知宋

鄭饑也

土虚而民耗不饑何為

注歲星淫入虚耗之次時復無氷地氣發洩故曰土虚民耗疏于時魯國無氷是魯亦地氣發洩下子服惠伯云饑寒之不恤是魯亦饑矣經不書饑饑當差于宋鄭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趙汸曰春秋大國事天子惟聘而不朝故韓起聘周

稱歸時事于宰旅知言聘之非也小國事大國乃朝而不聘故子産相鄭伯朝晉言會時事無異于事天子矣左氏不能解因以時事釋邾子來朝過在不見周禮

宋之盟君實親辱

注君謂鄭伯　按宋之盟鄭伯不在君實親辱謂盟時約言如此即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

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注歳星棄星紀之次客處在玄枵失次于北禍衝在內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疏子午之位南北相衝淫于玄枵衝當鶉火南方為朱雀之宿帑者細弱之名于人則妻子曰帑于鳥則鳥尾曰帑子為人之後尾為鳥之後鶉火周分鶉尾楚分

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注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　郤寶曰亡人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為賊者也得賊以告猶今律所謂能自捕

得

癸言王何而反之

家鉉翁曰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崔杼之黨盡殪莊之弒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討賊亦倖臣也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讐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

去其肉而以其洎饋

疏說文洎灌釜也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洎鑊水注云

洎增其沃汁也葢添水以為肉汁遂名肉汁為洎

此盧蒲癸王何之謀欲以激公族之怒

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部寳曰此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

以何得問其子既得得木之對則知其知所從違矣

故以慎守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　愚按慶封本

與崔杼同惡積木百車于逵道葢儲之為武備也陳

無宇對以得木則是空其儲胥與後濟水而戕舟發

梁意同故文子戒之以慎守慎守者恐其復為慶氏所得也舊解都未及杜注謂喜其子不志于貨財謬甚

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

凌稚隆曰盧蒲姜與雍姬正相反姜為其夫謀則善矣而忘其父 姬為其父謀則善矣而忘其夫不若嬴氏之于晉懷不敢言亦不敢從為善處夫與父之間

盧蒲癸自後剌子之王何以戈擊之

陸粲曰齊人此舉曰討慶封之賊也似矣顧釋慶封弗誅而獨肔解其子則非罪之在也亦何以伸大義乎　孫琮曰慶封一酒色妄男子耳舍之慢又甚焉然以陳鮑而畏其強以平仲而為中立向非癸為之主何為之輔事幾不濟矣釋甲束馬飲酒觀優適逢其會諸慶授首誅亂賊者貴有其人尤貴有其時哉

慶封汜祭

注汜祭遠散所祭不共疏公食大夫禮云祭鉶羹于

上鉶之間祭飲食于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
處
吳勾餘予之朱方
注勾餘吳子夷末也疏服虔云勾餘是餘祭史記索
隱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
者不得為夷末也勾餘夷末音字各異或別是一人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
按襄公二十一年傳齊侯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

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此又以三子之逐歸之崔氏之亂傳文前後相乖如此

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按子雅子尾所謂二惠競爽者也二子亦與討慶之役以鑑于敗轍故辭多受少然實因晏子不受邶殿為之倡耳晉欒黶讓羣帥莫敢不讓況重以晏子之名德哉

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

陸粲曰儗人必於其倫武王崔杼可比同而論乎此非叔孫穆子所宜言齊東野人之語爾君子曰北宮氏之宰能滅齊豹以定衛國則其主用免于惡名且受上賞崔杼而有臣也亦將輔之以誼使生為良臣沒為永舉如是一而足矣奚待十人而後葬耶

季蘭尸之敬也

注季蘭季女之服蘭草者尸之謂為祭主　按召南詩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此句法所祖

讀左日鈔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左日鈔卷八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王旭�

讀左日鈔卷六

吳江朱鶴齡撰

二十九年祓殯而襚則布幣也

疏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陳其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無咎患也　檀弓說此事同所異者此言請襚彼言請襲此言祓殯彼言祓柩耳禮死而浴浴即襲襲後始小斂小斂乃殯

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注茢黍穰疏茢是苕帚葢桃為棒也杜云黍穰者今世所謂苕帚或用亂穗或用黍穰二者皆得為之穰禾莖也　陸粲曰說文㓹黍穰也𠜾芀也二字自别芀亦作苕爾雅謂之亂祓殯者以苕為帚非黍穰也杜誤以䊢為𠜾疏因傳會之愚按鄭注周禮云茢苕帚也杜注誠誤　啖助曰左氏言楚使公襚云云夫以楚之强偕豈受魯辱者又言楚人悔之則楚非不知

禮何以無討乎蓋魯以親弒為辱故妄為此說史因妄記之耳王樵曰楚康之卒公尚在途及漢聞喪欲反可證也迨公至楚則殯已久矣安得親襲及柩在地而祓之乎

射者三耦

燕禮有射疏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内諸侯或臣與君異不尚取之

注不尚叔侯之取貨疏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誅之下文無寧夫人而焉用老臣無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氏以其言太悖故改之劉炫謂夫人愠而出言其悖固宜服氏之解未必非也

虞虢焦滑

注焦在陜縣括地志焦城在陜州城内東北百步因焦水為名愚按史記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于焦則

非姬姓也豈有兩焦國乎

始基之矣猶未也

注猶有商紂未盡善陸粲曰賈逵云未有雅頌之成功是也二南周詩何關商紂乎

險而易行

注險當為儉字之誤也愚謂魏風儉嗇作儉為是但杜云大而約則儉節易行合解二句反不明白

其周德之衰乎

注衰小也疏服䖍云此歎變小雅也周德衰謂幽厲之時先王遺民謂文武也劉炫以服言為是愚謂杜解僻甚當從服說無疑

其文王之德乎

愚謂樂工所歌未必全詩大小雅篇什甚多疑只科舉數十章以示大略故于小雅則歌其變者大雅則歌其正者聞歌變小雅則歎周德之衰聞歌正大雅則美文德之盛三復文義本自了然杜氏以小雅不

應偏歌不善者故其觧難通　葉夢得曰札以小雅為周之衰大雅為文之德者當時所歌之詩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也如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亦與今詩次序不同葢雅以正變為小大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雅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孔子刪詩之序也

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

按此四語方以頌言以上皆言作頌之本葢頌告成功故先推其本言之

見舞象箾音朔南籥者

疏樂以舞為主歌在堂上舞在庭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貴人聲先歌後舞故魯為季札先歌諸詩而後舞諸樂其實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　按周頌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箾之舞南籥者二南之籥即小雅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箾是舞竿舞者所執下文韶箾與此象箾音義皆同
書稱簫韶乃舜樂之名辨詳余尚書埤傳

辨而不德必加于戮

注辨猶爭也疏爭謂孫林父愬衛君于晉

書曰出奔罪高止也

注實放書奔所以示罪疏窘迫而奔以禮見放俱去
其國春秋變放言奔以止為重也夫立功立事者國
之厚益而身之表的也表高的明雖婦人猶欲彎弓

而況當塗是以君子慎之

三十年其季于今三之一也

邵寶曰季謂四百四十五甲子之末也三之一謂三分六十日之一實二十日也葢自甲子歷甲戌盡癸未又曰絳老既為隱語師曠史趙因之曠以故事趙以字畫皆隱語也

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注下亥字上二畫豎置身旁如身當為亥字疏按字

書古之亥字體殊不然葢春秋之時亥字有二六之體異于古制其說文是小篆之書又異于此　愚謂古文亥字上二畫象一男一女下從三人字其形如算之六下二謂以上二畫移而下之如身者即如其三六之身也葢算法必横視故杜以竪置身旁為言依本文解之自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矣劉待制邵文莊之說太迂曲故不録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林注此說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之日數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十日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

注屬趙武疏諸守邑之長公邑稱大夫私邑稱宰此縣大夫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其屬者蓋諸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

廢其輿尉

疏服虔云輿尉軍尉主發衆使民以絳縣輿尉役使孤老而廢之

烏鳴于亳社

疏此烏鳴于魯國之亳社也服虔云殷宋之祖也故鳴于其社伯姬魯女欲使魯往悟伯姬也

待姆也

注姆女師疏成公九年伯姬歸于宋至襄公三十年

伯姬卒凡三十九年伯姬亡年蓋幾六十矣猶待姆而逮于火吁其賢哉 王應麟曰先儒以宋伯姬為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非也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淳黨叔文而不知羞固宜有此論

降(戶江反)婁中而旦

注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令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疏降婁奎婁釋天文孫炎曰降下也奎為溝瀆故稱降也

月令仲夏之月旦危中者據夜有長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傳據大略而言故與月令不同劉炫以月令之文而規杜失非也

取我衣冠而褚之

說文褚衣之橐也

三十一年繕完葺牆

李涪曰牆壞葺之而已何云繕完當是繕宇葺牆宇字誤為完也　按此說是釋文屋四垂曰宇

寡君使匄請命

疏匄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解者曰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按士文伯字伯瑕古人名字多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匄者是又按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與公孫嬰齊為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

石傳謂之二子石印段即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尚
同名字伯瑕與宣字何廢同乎

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

趙氏伯循以經不書展輿弒疑傳文誤以之字為以
字辨見集說

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注疏作鉏）言罪之在也

劉敞曰言罪在鉏則是父有罪子得而弒之也亂天
地之性莫甚焉

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公羊傳公子光弒王僚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札封延陵號延陵季子而左傳每稱延州來季子史記注云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季子愚按成七年吳入州來杜預云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吳伐州來則州來本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然襄三十一年傳趙文子問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襄公時已稱延州來季子又疑前注未的所以春秋釋例土地名云延州來闕以愚臆之州來與鍾離隣接皆吳楚邊邑吳封季子必在昭定間是時吳楚日尋干戈豈州來反覆藉季子以鎮撫之歟抑季子知夫差將亡吳故遠去之而徙州來歟若趙武時不應早稱延州來恐後人追述之耳

昭公

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

注祧祖廟按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子豐之廟不應有祧此祧字當從魏鶴山廟外兆域之説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

注設君服離陳也陸粲曰離猶禮記離坐離立之離兩相麗也疏云兩人一左一右相麗而行故稱離衛

吾代二子愍矣

注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按杜解偏于楚服虔曰

代伯州犁憂王子圍代子羽憂子晳漢五行志引應
邵解與服同當從之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
言既為國衛而不能蔽其惡則吾之咎又甚于壞墻
矣舊注失解
叔出季處
疏季氏世為上卿法當上卿守國次卿出使然必須
上卿者上卿非不使

舉之表旗

注旌旗以表貴賤　按表旗謂諸侯設旗為表覲禮諸侯覲天子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旗而立是以旗表位也

周有徐奄

注二國皆嬴姓徐即淮夷疏服虔云徐即魯公所伐徐戎也愚按費誓淮夷徐戎並興則徐非即淮夷也僖公時楚人伐徐杜云下邳僮縣東南有大徐城近

淮旁成王時之徐蓋亦在彼地也奄國詳余尚書埤

傳

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

注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疏聘禮卿聘饔餼五牢故卿皆五獻春秋之時大國之卿乃得從卿禮若次國之卿依大國大夫之制惟三獻故此注云大國之卿五獻又昭六年傳注云大夫三獻也

禮終乃宴

注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按宣十六年傳云享有體薦宴有折俎此王室之禮侯國亦當然杜云享宴皆折俎不體薦者公當享卿當宴卿雖有享名實用宴禮不體薦也

大國省穡而用之

省視也穡収也用用以薦也何實非命言無敢不承也

子皮賦野有死麕九倫反之卒章

注野有死麕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趙汸曰尨以喻楚時諸侯惡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弭之觀答賦之語可見杜解謬矣

吾與子弁冕端委

疏服虔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

乃執子南而數之曰

愚謂二人之罪均為奸國之紀子産逐子南而不逐子晳者葢以子晳之惡其罪不止逐又一時不容並逐故姑遲之俟其再發耳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注蔡放也䟽說文𥻆悉𥻆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𥻆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隷書改作已失本體寫者全類蔡字

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𤣥反者謂車反復其故處耳每于十里置車八乘后子初發幣自齋其一以為初獻餘則以次續至至則車反比享終八車皆反此謂之八反非反至雍也此幣發雍計已多日設享之時使之相續而來每獻皆到以示已之豪富　按禮享公侯九獻后子自齋其一續送其八而享禮成矣八反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上云其車千乘

鮮不五稔

注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　按杜解甚拗韋昭云少不五年而亡應從之亡謂其君之亡非謂國亡也

陸粲曰鍼也秦之貴介弟雖出奔於義未絶也而斥言其君之無道其猶在張趯之後乎五稔之云抑又怪而不足譏矣

乃毁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

注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　韜鈐内篇晉舊法用周制五人為伍

記三代至春秋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為
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今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
有偏廂車不過行載輜重止為營衛而已其出擊仍
以騎兵故能制勝房琯擊安祿山用車戰法卒以取
敗蓋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于平原曠野其兵
又皆素練車戰者故宜之琯以車賊以騎時異勢殊
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
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按周禮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兩無專偏參之名此
葢臨時所設車與人數不可得知

后帝不臧

疏襄九年傳稱閼伯為陶唐氏火正知后帝是堯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疏唐人謂陶唐子孫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既衰其後
有劉累累雖遷魯子孫仍在大夏故歷夏而及商也

其季世曰唐叔虞

注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疏服虔以為此句即下邑姜所生者杜以傳說季世明是唐人之末世邑姜子叔虞乃晉之始祖豈得謂之季世乎

史記索隱唐本堯後封在夏墟都在鄂及成王滅唐分徙之于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公今之唐州也

按史記武王克商封堯之後于薊盖堯後所封不一

國薊樂記作祝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注帝顓頊疏顓頊為帝承金天之後臺駘是金天之孫為臣宜當顓頊故以帝用嘉之屬顓頊耳

于是乎禜之

注禜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疏營攢用幣出賈逵注其祭非有常處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攢聚也

于是乎節宣其氣

王樵曰凡人形神有限不可久用神久用則竭形太勞則敝不可以久勞也神不用則鈍形不用則痿不可以久逸也聽政訪問修令安身四時遞易所以節其勞而宣疏其氣

令無乃壹之

壹四時也馳騁田獵甘酒嗜音恒舞酣歌勞非所勞也深居簡出日旻視朝逸非所逸也

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

顧炎武曰姓之為言生也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而子產亦云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

今君内實有四姬焉

王應麟曰晉侯四姬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考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盎周禮之壊自王朝始又曰叔向習于春秋為平公之傳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

正已則可以格君叔向娶申公巫臣女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已則不正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言王佐

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也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王樵曰女當有節其理難言故喻之以樂先王制外樂以禁內情所以為百事之準節也故樂有五聲之節其聲有遲有速由本而末緩急相及使得中聲之

和降者聲下而息也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五降之後聲一成而曲未成當從上始不容更復彈作

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至是而手妄彈擊是為煩手所彈擊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淫聲之慢塞人心耳使人忘失和平之性故君子不聽　按中聲五降則太細而不成聲矣強欲成聲將雜音並進非樂之正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衛

音趨數煩志鄭衛之樂是煩手淫聲也劉炫云此四
句說降後不彈之意又按湯誥毋即慆淫孔傳云慆
慢也此言慆淫其心堙塞其耳應從書傳解無疑杜
氏未見古文尚書故慆訓為藏耳今正之

分為四時序為五節

王棋曰六氣並行無時止息但氣有溫暑涼寒分為
四時春夏秋冬也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計一歲
每行得七十二日有餘土分王四季故每季之末有

八十日也

女陽物而晦時

愚謂陽即陽淫熱疾之陽惑女色者必致内熱之疾故曰陽物接御之期必在于夜故曰晦時杜氏以女常隨男為陽物失其旨矣

使后子與子干齒

注以年齒為高下　傳遜曰齒猶齊列也此以班竉論何及其年之高下乎

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

注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　按杜氏以孟子餘爲一人葢子餘乃趙衰字孟是長幼之序也服虔云孟是趙盾非也若果趙盾不應序于子餘之上

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王應麟曰晉語司馬侯云羊舌肸習于春秋楚語申叔云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易象春秋

總稱周禮可證春秋所書皆遵周公之典制

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王應麟曰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下夏諺曰一游一豫孟子注引韓宣子譽焉　愚按古譽與豫同蓼蕭詩是以有譽處兮頻濱蘇氏傳譽豫通凡詩之譽皆有樂也與服氏此解合

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少姜謂晉以公族大夫逆齊以上大夫送畏大國而

易其禮制故有此執辱此葢為反語以悟晉侯言外見送過逆班而乃以為罪乎亂作二字泥之則難通

乘遽而至使吏數之

愚謂子晳之惡極矣使諸大夫殺之則國法不行故順國人之情而乘遽以至急疾誅之葢間不容髮之勢也除惡固有機哉

國則不共

陸粲曰此蒙上猶曰不共言之即以齊國為不共亦

非使人之罪注云晉國不共非也

三年而數于守適

疏劉炫云禮數同于守內官之適夫人　按釋文數所具反徐所主反依後音當如數其貴寵之數數于守適猶曰齒于守適耳

陳氏三量豆區釜　三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注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　傳遂曰

如杜注鍾自六斛四斗大至八斛恐陳氏雖務厚施亦不至此豆區釜三量盖皆加十分之一則鍾比舊亦大六斗四升非本四而加一為五也據今世用量以加一為極大陳氏加一以貸而以平量收之此于事情為得

燠休之

按杜氏讀如嫗呴賈逵云燠厚也休美也王若虛以為温煦安息之意讀如本字自通

三老凍餒

黄震曰鄭康成解三老五更謂知三德五事者宋均謂三老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謂知五行更代皆意之耳惟杜預左傳注以三老為八十以上上中下三壽此于三老為得之

以樂慆憂

朱申曰慆慢也以淫樂而慢易其憂禍也如此方順

讒鼎之銘曰

王應麟曰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名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真也齊人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

請先入

注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惠伯子服椒也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避仇疏檀弓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知懿伯是椒叔父也懿伯為人所殺惠伯及滕郊遇懿伯之仇敬叔不入以禮惠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仇惠伯以公義不可先入受館記文與傳同而鄭玄注云敬叔有怨于懿伯難惠伯故不入是鄭之謬也　徐師曾曰傳與記注皆訓忌

為仇怨而鄭尤不通劉氏云忌謂忌日也敬叔及滕
郊遣遇懿伯忌日欲緩之至次日乃入惠伯以公事
為重云不可以叔父私忌而不將敬叔從之此説最
是可以訂舊解之訛　愚按忌日説固是但懿伯注
疏未詳為誰或云即子家懿伯也子家懿伯名羈昭
公末年尚從出亡安得云忌日耶據舊解仇怨本可
通蓋懿伯嘗有仇在滕叔弓奉使遣遇之恐子服椒
欲報故為之不入然檀弓説從父之仇云不為魁主

人能執兵而陪其後則懿伯之仇椒本不必報故先入而叔弓從之耳

公孫蠆子尾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女

陸粲曰是時晉雖失道威令猶行乎諸侯陳無宇見執亦近事也蠆誠狂悖能不畏大國見討耶而輒以已子更公女齊君大夫咸罔聞知韓起亦受其欺而不敢詰揆之情理詎當爾乎吾不敢信

四年三塗

注山名在河南陸渾縣南疏服虔云三塗太行轘轅崤澠也謂三塗為三處道杜以三塗為一山按十七年傳曰晉將伐陸渾而先有事于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則謂三道者非　水經注伊水歷峡北流即古三塗山也闞駰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今在陸渾縣故城東南八十許里

荆山

注荆山在新城沶鄉縣南　按漢書音義沶音稊晉

新城今房縣荆山有四依杜説此禹貢南條之荆山也一統志在襄陽南漳縣西北八十里

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

注陸道也夏十二月日在虚危氷堅而藏之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氷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疏釋例云北陸虚也西陸昴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小寒節大寒中正義云西道之宿有朝見者謂奎星也春分二月始出氷三月始班氷蓋氷之初出在

西陸朝覿之時氷之普出在西陸朝覿之後故杜氏注總而言之　王應麟曰西陸朝覿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為近之今備存其說待考　或曰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昴星朝見即周禮夏頒氷也

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疏出氷之時置此弓矢于凌室之戶

民不夭札

注夭死為札疏鄭衆云札截也疾疫死亡如有斷截

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

疏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殺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

擊為害

景亳

按商西亳在偃師偃師有景山故曰景亳商頌景員

維河是也一統志景山在偃師縣南二十里

塗山

注塗山在壽春東北　王應麟曰塗山以杜注為正說文嵞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塗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鶚衍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流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　一統志塗山在鳳陽懷遠縣東南八里

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

疏左師獻公合諸侯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禮六

若其各異凡十二禮下椒舉云禮吾所未見者六焉

故知其禮同也于公言之云合諸侯之禮于伯子男

言之云會公之禮是所從言之異也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

注言為宗廟田獵疏土地名楚之武城在南陽宛縣

北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

寡君將隤幣焉

既服虔云隤輸也按隱六年公羊傳鄭人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隤墮成也然則隤是輸之義

黎之蒐

按黎即西伯戡黎之黎在今壺關黎城二縣乃商畿内之國杜氏云黎東夷國名誤也

遷賴於鄢

括地志故鄢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南去荊州二

百五十里

鄭子產作丘賦

注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賦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出粟若今輸租是一丘出兩丘之稅按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徭役此牛馬之屬則周禮之家征其夫征什一而稅是與家征別也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

王應麟曰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乃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蓋子產之子始為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愚謂此辨最是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或是子產没後罕追論之

咸尹宜咎城鍾離

按宜咎氏鉗而為楚咸尹咸韻書一叶渠沈切音琴易咸叶利貞象山上有澤咸叶君子以虚受人注疏本作咸尹咸之林反今俗本作箴

爾未際

注際接也疏大夫立適子必須接見同僚

使竪牛請日

注請饗日疏内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宫以其異宫故使竪牛請之

牛謂叔孫見音現仲而何

見仲見仲于公也大夫立適子必自見之于君而何如何也古如與而通　叔孫穆子社稷臣也一為竪

牛所弄殺孟逐仲易若反掌信乎小人之不可暱也

禍亂之原則始于父子異宮故讒間得行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

注言求食可得無去竪牛　陸粲曰杜洩憾叔孫召竪牛以致禍故言本自求之而至今又何故去之杜注云云于當日事情不類　按哀八年吳伐魯子服何謂孟懿子曰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語意與此相類　又曰杜洩為家臣睹其主在難既承授戈之指不能亟告於君大夫以誅逆竪及叔孫死禍

亂既成區區爭以路葬而師士哭之何益矣淺也忠不足以存君而義不足以救亂君子無取焉

叔孫未乘路

按周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襄二十四年穆叔如周賀城王賜之大路天子賜之無不受之理穆叔以上卿無路故受之而不敢用耳叔仲子謂叔孫豹三命踰父兄為非禮葢誣之之辭其實穆叔已受三命

使杜洩舍路不可

郤寳曰路車乘馬惟天子得予人受之其可違乎是故公冶之冕服可以無歛諸侯之賜也曾子之簀不可以不易大夫之賜也天子之賜則不然叔孫既受矣生以服死安得不以葬杜洩之持正如此而不能早諫穆子使去竪牛何也夫亦夢為之祟言之未易入耶

孟孫為司空以書勲

疏周禮司勲屬夏官今司空書勲者春秋時諸侯之

制不盡與禮同

讀左日鈔卷八